

The Graves of Tarim: Genealogy and Mobility across the Indian Ocean.
By ENGSENG HO.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xvii, 379pp.

對於關注南中國、其海外聯繫及南中國海的學者來說，初看之下，《塔里木的墳墓：世系與跨印度洋的流動》這本書與自己的研究興趣相去甚遠。不過，筆者極力推薦關心這些領域的學者閱讀此書並從中受益。本書資料翔實而理論生動；材料分析仔細，又結合作者在充滿魅力而富挑戰性的地區所作的田野調查；並且把長時期持續的跨洋人口流動與現實問題聯繫在一起——這些現實問題都是研究南中國的歷史工作者感興趣的問題；在這三方面，本書堪稱範例；其之所以重要，此為其一。其次，研究南中國海領域的學者非常關注的課題之一就是關於移民的比較研究，本書是這方面的一大貢獻。

塔里木的墳墓位於偏遠的沙漠山谷裡，在也門的東南和南部，一個叫哈德拉毛省（Hadramawt）的地方。這些墓地是哈德拉毛人朝聖和家族回歸的中心。蔓延世界各處的哈德拉毛人大遷徙涵蓋了許多地方：基爾瓦（Kilwa）、摩加迪休（Mogadishu）、蘇拉特（Surat）、孟買（Bombay）、卡利卡特（Calicut）、馬六甲（Melaka）、亞齊（Aceh）、萬丹（Banten）等；研究亞洲海洋史的學生對這些地名當感到很熟悉。哈德拉毛人有沒有到達廣州，我們不得而知；不過，穆斯林人的大移民確曾到達廣州，而哈德拉毛人肯定是其中的重要參與者。1994年南北也門爆發內戰，南也門的一些聖墓也慘遭毀壞（頁3-9、15、326），當時，阿曼和印尼的外長都是哈德拉毛人後裔。在新加坡，哈德拉毛人也很有名：在新加坡建立殖民地的斯坦福·萊佛士爵士曾經邀請哈德拉毛人在新加坡定居；另有一位因在新加坡從事房屋租賃並建立了龐大族產而知名；還有一位是新加坡極具影響力的宗教導師，許多新加坡人到他的半印度風格的墳墓前朝拜（頁57-58、195-196、255、269）。在南也門荒涼的海岸綫上，舉目皆是在他鄉富起來的哈德拉毛人回鄉後蓋起的府邸，作者精彩地描繪了這些20世紀初建成的華麗建築（頁254）。

哈德拉毛人大移民與跨印度洋的巨大貿易網絡是分不開的。雖然確有一些哈德拉毛人在偏遠的海得拉巴（Hyderabad）成為主要的軍事將領（頁257、307），但是他們並沒有刻意把暴力組織帶到他們的目的地港口。象其他一些移民一樣，哈德拉毛人的移民差不多全是男性。在邊遠的港口裡，哈德拉毛人娶當地的婦女為妻，他們的後代長大後會喜歡母親族群的飲食口味

以及說當地方言；比如其中的一些人後來用馬來語撰寫了重要的伊斯蘭學術著作（頁166-167）。在這種情況下，經過幾代的混血結合，哈德拉毛人怎樣維持自己強烈的身份認同，怎樣維持他們與位於乾壑內陸的家鄉的聯繫？這要先從了解他們悠久而獨特的歷史文化遺產開始。大約公元950年，聖族（*sayyids*）——先知穆罕默德的後裔，開始向阿拉伯半島南部移民。這些移民做得很好，他們沒有與當地人民爭奪經濟資源，而是給他們帶去了新資源——主要是種植椰棗樹（頁39）。更爲重要的是，在後來的遷徙中，大約公元1400年，他們精心創造了一套蘇菲派（Sufi）的傳教和實踐的綜合儀式系統，作者把這稱爲「阿拉維式」（The *Álawī Way*）。這套儀式運用大量的歌唱和器樂，聖師在普通人的世界裡演示，特別是指導他們超越部落間的世仇，與世無爭。（頁37-44）

哈德拉毛聖族作爲宗教儀式中的導師和中間人的重要性，以及他們的世系血統的威望，可以解釋他們在許多港口所受到的熱烈歡迎及持續的重要性；但是，爲什麼他們固執地拒絕變成本地人，還是很讓人費解。在本書精彩翔實的核心部份，人類學家關心的親屬關係和顯具同情之心的田野工作，與對複雜文本（特別是有關家族系譜）的謹慎仔細的考查很好地結合了起來。伊斯蘭教當然是在理論意義上非常具全球性的偉大宗教，但是也是建基於一位人物（穆罕默德和穆罕默德言行錄）、一處地方（麥加）及對它的朝聖的宗教。穆斯林內部的許多分支引發了正統世襲繼承的問題。直至今日，雖然尚未有理論性的說法，阿拉伯世界仍然強烈地傾向於世襲權力。阿拉伯法律對父系遺產重視有加。但是，先知只有女兒，合法繼承者因此就變得不穩定及普遍化了（頁179）。如果清晰可靠的系譜可以保存下來（見第四、五、六章，即本書的主題部份），如果兒子可以娶外面的女人而女兒只能嫁給聖族的男人（頁152-155），如果私人家庭和公共空間可以保持恰當的區別（頁71、236-239），如果伊斯蘭教法律對這些問題的規定被嚴格遵守，那麼對聖法的掌握及對下一代傳播神聖教育就可以在跨洋的廣大區域毫不缺失地實現了。這就是作者所提出的引人注目的「理論性移民」這一概念（頁153）。如果兒子們都可以送到麥加、亞丁或者哈德拉毛等地學習（第八章）、偉大的導師都葬回家鄉，那就更好不過了。

伊斯蘭教徒很提防在墳墓裡搞太多儀式。但是那些位於哈德拉毛省偏遠的有河道的地方（*wadis*）的墓地，特別是那些在塔里木的，成爲了朝聖的中心；不管是從遙遠異地回鄉的哈德拉毛人，還是本地生活的其他人。作者對這些現象仔細觀察，書中的描繪翔實而細微有別。「埋葬之後，死者就賦予

了這個地方生命，就像生者的延續。」（頁61）通過作者對墓地朝聖指引的細心研讀，我們發現，伊斯蘭教非常謹慎地避免墓地崇拜；然而與此同時，這些墳墓顯著增強了哈德拉毛人的身份認同，哈德拉毛因此不再僅是離開的起點，也成為回歸和朝聖的目的地（頁33-37、60-62、200-222）。

1200年代蒙古西征後，跨過新月沃土的路綫被破壞，到紅海的貿易路綫隨之變化。作者認為哈德拉毛人聖裔在東非和印度次大陸的廣泛散佈與之相關。Abū Bakr al-Āydarūs（死於1508年）——「亞丁聖人」是一個重要的人物。他的後代在阿默達巴德（Ahmadabad）、巴洛奇（Broach）、蘇拉特（Surat）以及比杰伊布爾（Bijapur）等地成為了有影響力的宗教和社區領袖（頁48-53）。作者在書中提供了哈德拉毛移民在東非、印度和爪哇等地的社會角色和成就等重要信息，並很精彩地描述了他們在馬來半島歷史發展中的故事（頁155-170）。在那裡，哈德拉毛人聖裔和布吉人後裔發展了複合的雙重統治模式。作者本人是馬來西亞華裔（頁65、224），他對於這個地區的論述既扎根於馬來歷史又有現實關懷。

作者在書中展示了哈德拉毛人的家譜整合，特別是在爪哇和馬來半島，如何因19世紀英帝國增強區域界限和行政控制，再加上資訊時代下新的伊斯蘭移民趨勢而瓦解（頁173-187）。故土的局勢因為英帝國最後一個奇怪的激進政策「前進政策」（forward policy）而更加不穩定（頁255-293）。

走筆至此，筆者想到了馬六甲和馬來西亞的墓地，特別是，中國境外最大的中國人墓地——三保山（或稱中國山，China Hill）以及位於馬尼拉的公墓。關於東南亞的中國人公墓，學界已經有了一些很好的著作；不過，筆者尚不知道有著作能夠象Ho這樣，把中國移民與田野調查、家譜及其他文本、公墓或其他朝拜地點等事件的聯繫精彩地描繪出來。希望廣州或華南其他地方的學者會回應這個挑戰。在此，我就不再摘出書中其他更多有啟發性的及翔實優雅的段落或生動的描述，最簡單的，就是在此再次力薦讀者閱讀這部著作。

【附言：本篇書評曾以英文在知名刊物*Itinerario*刊出（2007年第一期，荷蘭萊頓大學出版），此篇是專為《歷史人類學學刊》修改的版本。】

衛思韓（John E. WILLS, Jr.）

南加州大學歷史系

【歐冬紅譯】